

● 开国君主的「心事」

● 孔子也曾言而无信

● 要钱还是要命？

● 历史显然不是理想国

政治家的 思考术

与历史学家一起读国史

一叶知秋◎著

● 秦始皇有什么错？

● 读史不能「太老实」

● 哲学家和官场生态

● 廉洁跟薪水有关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政治家的 思考术

与历史学家一起读国史

一叶知秋◎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家的思考术：与历史学家一起读国史 / 一叶知秋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04-3330-6

I. ①政… II. ①—…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6194号

政治家的思考术：与历史学家一起读国史

作 者：一叶知秋 著

责任编辑：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710 × 1000 1/16

字 数：250千字 印张：14.5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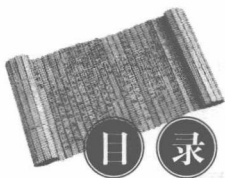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7-5104-3330-6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001 历史经验等于智慧的宝库

当历史已成为国家传统 / 历史的经验真的好用吗？ / 历史依然是“历史”的 / 历史的怪脾气 / 历史究竟是智慧还是包袱 / 历史的“地雷区”

009 历史不忍细读

戏曲里被一演再演的大悲剧 / 历史的细节 / 也说孟姜女的故事 / 不必大惊小怪

015 秀才遇到兵

别跟我讲道理 / 鲁君必须当司机 / 亡国与亡天下 / 会坏的和不会坏的 / 一种信念、一种豁达 / “我怎么敢不来呢？”

023 有关“民心向背”这件事

读史不能“太老实” / 不经意的大发现 / 谈谈“民心向背”的问题 / 统治技术的成坏 / 重现实利益的民间性格

030 行仁义不等于王天下

不得“不善良” / 无关乎道德 / 假装没看见 / 孟子的真心话

036 开国君主的“心事”

春秋无义战 / 这个赏赐有“前瞻性” / 不是韩信等人该死 / 中国历史稳定的根源

042 历史显然不是理想国

他们都是现实的失败者 / 要钱还是要命 / 历史大个案 / 那只是理想国

048 第三种答案

孟子的难题 / 艰难的抉择 / 无奈的第三种答案

053 英雄但有末路时

史书的“下一页” / 历史不是单行道 / 操之在我的解放

059 小传统与大文化

令人懊恼的不内不外 / 小传统的魅力 / 世界史并非一个幸福的场所

066 谁人更扫黄金台

非零合的共生关系 / 囚犯的困境

071 世界上最神奇的谋职术

侥幸活下来的孔子 / 孔子的“终身之忧” / 以时间换空间 / 历史成了“人间的宗教” / 遥远的正义

078 哲学家与官场生态

钓鱼心得 / 理想国的哲学家 / 终南捷径 / 新的河川生态

083 “君无戏言”的逻辑

如果唐叔虞是个王八蛋 / 孔子也曾言而无信 / 记得有社会成本 / 真正言出必行的人

088 皇帝的魔镜

“向着君王说话”的专业人士 / 历史成为“隐形谏官” / 无官不可谏

093 半吊子的“社稷之臣”

三谏而去 / 历史的断裂与连续 / 合法性根源

100 “明哲保身”未必错

明哲保身 / 可以做而不可说 / 白白浪费生命 / 职业安全须知

105 不要命的“贤人”

此身不足虑 / 时间就是力量

109 当皇帝也得委曲求全

考核君王的标准 / 民主橱窗 / 以诤为直，以直取媚 / 宗教化了

114 王者贵天

王者受命于天 / 模糊又暧昧的存在 / 没有神的君王专制

119 成功常常是个陷阱

都是管仲的错 / 长寿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 齐桓公是变色龙

- 124 **性格决定命运**
春秋霸主的喜乐 / 人世间并没有这么甜蜜 /
道德与政治的分合
- 128 **管仲有什么了不起**
孔子和孟子干起来了 / 管仲的震荡行情 / 理性的
孔子和浪漫的孟子 / 从现实走向道德
- 136 **成为“孔子”的那个年轻人**
孔子专跑发展中国家 / 当代第一的候选人 / 三代
之后没“好人” / 不守母丧的年轻人
- 143 **丧期为什么长达三年**
很早就有人受不了了 / 二比二打成平手 / 读史不
是下午茶 / 现实的利害问题往往得胜
- 150 **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个人的智慧具有超越性 / 文化发展的时间表 / 中
国文化“变坏”的根源
- 154 **孔门多“不肖”**
参差不齐的七十二弟子 / 圣人门墙 / 被压抑的好学
生 / 子贡做好事被骂 / 美好的东西总在“路的末端”
- 162 **儒家的真实样子**
圣人出现了 / 官员的必修课 / 成为一件外衣
- 167 **廉洁跟薪水有关**
“有闲”阶层的产生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把人想得
庸俗一点 / “养廉”的“养”字 /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174 **读史不需当裁判**

非是非非 / 太公其实也抓狂 / 强秦何以短命？ / 帝王的“人性” / 照样造反的自己人

182 **历史背后的历史**

国家“太平”的最首要条件 / 数字里的大学问 / 猜谁在说谎 / 古人为什么要说谎？ / 另一种谎话

192 **欣赏境界，正视现实**

不存在的马尔萨斯 / 秦朝犯了什么错吗？ / 农民“不愿”拥有土地 / 孟子的乡愁 / 还原合理的历史图像

203 **“众恶所归”的秦皇帝**

中国人不善于用数字管理吗？ / 一枚关系国家存亡的“螺丝钉” / 其实古已有之 / “该死的”末代法制？ / 汉代是沿袭秦法的 / 历史的是非得失

212 **帝王的私房钱**

有私房钱的皇帝 / 帝王的“品质” / 私钱公用的发展 / 从实物到金钱

220 **思考的艺术**

自由，从来就不是廉价的 / 有办法拿到就全是你的 / 重新进化一次

历史经验等于智慧的宝库

历史的功用在于其经验性，历史就是人类过去智慧经验的总结，有云：“鉴于往事，有资于道。”无数的历史经验就等于智慧的宝库了。

故 事

公扈子说：掌理国家的人不能不读《春秋》。生下来就富有的人很少有不骄傲的，如果没有一面镜子照见自己而自我反省，想避免骄傲就很困难了。

《春秋》，正是这样一面镜子，在春秋时代两百年间，国君被臣子弑杀的多达三十二人，国家被灭的有五十二国，这还不包括那些不能保有君位而出奔在外的诸侯人数。其实这些灾祸在发生之前，都有征兆可以预先看到，并可能提早防范。

当历史已成为国家传统

中国人对于读史这件事，实用的意味很浓厚，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往知来——好的想办法学习，坏的作为警戒。换句话说，在历史的领域里，中国人很凸显其“功能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中国也堂而皇之称得上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之

一。比方说，从《史记》以来长达二千多年毫无间断的历史系统，便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非常特殊的成就，而由国家来设置史官则开始得更早，信而有证的可以上推到春秋时代（如春秋时晋国的董狐），大胆一点的推断还可能再往上溯至更早期的商周。

因此，有人曾把中国人和犹太人并列为最重视历史的两个民族，即使是摇篮里的婴儿，从父母或祖父母口中听到的故事，多半是历史故事而不是什么充满甜蜜梦幻气味的所谓童话。

婴儿躺在摇篮里听的什么故事我并不确知，但若和其实是以宗教为历史主轴的犹太民族相比，中国人重视历史的程度无疑是远远超过的。至于，重视历史和对历史“功能性”一面的强调有没有关系，我个人以为是有关系的，因为历史既被看成是立国的大事，关乎一个政权、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成败得失，便不单纯只是个人操作、用力的一个领域而已，而是有必要动用国家的财力资源来支持，有意识地保留下这些理论上和整个天下国家的兴废、以及每个纳税人的幸福快乐都有关系的珍贵经验。

我们可以这么说，历史在中国，一直是“公共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

历史的经验真的好用吗？

但真的是知道过去就能了解未来吗？历史的经验真的像我们平日照镜整衣那么方便好用吗？

事情显然并不如此。

我想可以这样说，历史所以“有用”，关键在于历史被理解为“经验”的这一部分意义。就像我们从个人以往的行为和发生的结果，知道了诸如太靠近火会烫伤、跑太快可能跌倒等，可以

让我们再一次面对类似情境时，懂得如何趋吉避凶，这当然是很有用的。所不同的，在这层意义之下，历史可以说是人类过往所有经验的总汇——更多的经验意味着更多的有用，无数的经验就等于智慧的宝库了。

就像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常挂在口中的话：“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我没看过。”如果我们能广泛而清楚地掌握好历史，这不啻是在时间上活过四五千岁，在空间上化成亿万个化身一般，所经历过“稀奇古怪的事”更是不可计量，这是不是等于掌握了所有人类行为及其持续结果的秘密了呢？所以懂得了过去就懂得未来——所谓的“鉴往知来”。

然而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不陌生：两个谁也不服谁的老人家为了某一件小事脸红脖子粗起来了，各自搬出自己“想当年”的种种，试图证明自己的经验才是“正确”的，可以从早上吵到晚上，甚至持续几天、几个月或好几年，在一旁无法插嘴的我们，有时候不免会疑惑起来，他们谁说得对呢？如果他们都没说谎的话，难不成经验也有正确和不正确的分别？或者说有正确和更正确的分别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分辨呢？我们究竟该听谁的？

历史依然是“历史”的

事实上，在我们用“实用”的想法来读史时，我们经常得面对这类哪个经验不正确或更正确的问题。过多的经验，有取用不竭的好处，也伴随着芜杂、混乱，经验与经验之间无止无休的相互抵触。

时至今日，“历史”这个名词已被延伸了一层“固定”的意义：相对于本质的、共时的、超时间空间不变的意义，历史指涉的是特殊的、分歧的和不同的现实情境不可分割的意义。这说明

了什么？说明历史有别于较传统意义（我并没有讽刺过时的意思）的科学实验室，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相当完整地控制一个实验的环境，而一次一次得到同样的数值和结果，若产生不同的数值和结果，则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有着操作计算上的误差或某些没控制好的因素加入；但历史的“实验”却是不重复的，得到不同的数值和结果不仅正常，而且是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时空情境里的类似行为，可以伴随着相异的、乃至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直接为历史的总体经验意义，蒙上一层暧昧不可靠的色彩。

我要补充一下的是，想尽办法要去除这层暧昧不可靠的色彩，希望能控制好“不必要”的实验细节，让历史能一步一步接近较严格的、清晰有条理的科学意义，这样的努力并不是没有人做过，相反的，从理性主义时期开始，试图将历史纳入科学的领域，以解开历史暧昧不明的谜团，是经过无数人前仆后继的努力的。

数世纪下来，这样的努力在某些特定问题的研究上，的确让我们得到更有条理的思考和理解，却也更清楚让我们知道历史不可轻言简化、类比、分类的麻烦性格；换句话说，历史依然是“历史”的，它的主体意义无法以科学来取代。

因此，这一大堆看起来可以让我们智慧无比的经验材料，要能好好使用，便须通过一些很麻烦的手续了。大体上来说，在知道过去和照见未来之间裂开一个比传统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更宽的缝隙，惟有通过思考和理解才有机会让两者的距离拉近。换句话说，拿过去的钥匙来开未来的门，既不是顺利的一扭就开也不是完全打不开，总是好像有机会却又不太对劲。

何况，除了本质上的困难，历史作为经验的延长与扩大，还有其“技术性”（相对意义之下）的困难。我的意思是，历史毕竟不是我们直接面对面的体验和教训，它是“别人”的，通过文

字语言的简化和凝固，才交到我们手中，这使我们想成功地转换使用时，少了很多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是不可忽略的“细节”，而且要很费一番手脚才有机会重建当时特殊的情境和真实（不一定是实存的，而是指我们的感同身受）的图像，否则，历史只是“知识”，还构不成可以使用的“经验”。

谈到这里，我们或许仍然可以保留历史的镜子功能，但我们必须知道，这枚古怪的镜子并不像用来整衣的镜子那般明澈好用，而可能是某种整人的哈哈镜，它会夸张、扭曲甚至欺骗我们，它的使用须知永远附带着一句警句：“要小心使用！”

历史的怪脾气

对历史功能性的强调，毕竟只是历史的一个面向而已，并不是历史全部的可能意义。

这里我们不说“窄化历史”这么沉重的词——事实上哪个民族、哪个文化体系、哪个了不起的史家不是在历史的大海里或大或小的取一瓢而饮呢？中国历史这种用力于功能一面的倾向，必然导致它“严重”的凝视某些焦点同时又忽略了某些部分，这是难免的。

我们这么说好了，强调历史有用，甚至想进一步让历史好用，很容易走上“寻找教训”这回事。这时，历史作为一般的知识或理解，作为一种不经意的、人生整体乃至无意识领域的理解意义，便多少受到侵犯，而呈现某种程度的筛选。

为了使教训成立，在某种行为和某种伴随而来的结果之间就得建立更直接、更必然性的因果关系，而凝结为某些“典型”，这时，就得想法子略去一些其实是“共同参与造成特定结果”的其他复杂因素，也得想法解释（无法解释也可以假装忘掉）类似行为伴随的不同结果。

实际上，在这些不可穷尽列举的大小因素中，通常哪些会被强调、哪些会被忽略呢？大致上来说，为了符合可能直接使用的基本想法，那些人力难及的、属于广大社会背景的因素通常会被牺牲，而强调人的行为善恶和结果之间的关联。比方说，好好一个帝王如夏桀、商纣或秦二世为什么会霎时权势冰消瓦解，甚至连性命都不保？最有警诫教育意义的，不是和他们个人太不相干的那些“原因”，而是他们作恶多端或愚蠢无比的必然代价。一组行为伴随着一组特定的结果，教训的因果环扣这么被接起来了。

因此，在“寻找教训”的意识下，历史的面目总显得太“明白”，也往往会夸张了一个人的力量 and 影响，历史人物便得一肩承担较沉重的成败得失责任。比方说，某些朝代的末代帝王或人物，其中往往不乏其实是不错的君主和臣子，但除了“志可嘉，其情可悯”之外，这些人的努力和评价却往往被低估了。以唐代的帝王而言，我个人便觉得唐代鼎盛高峰的唐高宗其实很平庸而多弱点，比起中唐以后好些个受困于宦官、军阀和整体难局的帝王远远不如。

又，中国治史写史的大方向，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以我们今天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思考而言，很容易发现，即使史籍浩瀚而连续不绝，人物——尤其是宫廷里的大人物——的资料大致很够用，但属于一般平民的、社会整体描述的部分，总有资料不够的困扰。

历史究竟是智慧还是包袱

这样重视经验的历史态度，也凸显了中国历史的某种性格。“历史究竟是智慧还是包袱”这个命题，我们在前面已提过历史作为智慧宝库的一面，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谈谈历史的包

袱性格。基本上来说，重视经验的人一般比较稳健、安全，性格上不容易激化，但同时也不免较为保守持重，对新的事物、新的行为方式有较多的犹豫和怀疑。既然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曾经为我们带来满意和安全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要冒险去改变原有的行为呢？

谁知道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结果呢？

因此，这样重视经验的中国历史，呈现一种较平实愉悦的韵味。读中国的史籍，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属于平实生活层面的睿智和洞察，但它也很容易在新的事物、新的思考题目之前“煞车”。

当然，清末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就开始痛恶这样老成持重、拖也拖不动的迟缓性格，但这个话题的进一步讨论，让我们留到本书后面再说，这里我们只不带价值判断意味地描述其两面性格而已。

历史的“地雷区”

当然，侧重于功能性层面来谈中国历史，显然有些小看了中国传统的史籍和治史态度，这是我们必须察觉的。

毕竟，意识虽会影响行为本身，但往往行为本身并不永远“听话”，它也有“出入”于概念边缘的习惯，因此，中国的史籍事实上并不亦步亦趋地追随“鉴往知来”甚至是“寻找教训”的要求，它的整体面目丰富多了，也复杂混乱多了。

一方面，一些正史系统之外的记史或称不上记史的某些记叙工作，数量更是庞大，其中有一部分当然表现出更强烈的历史教训意识；但更多的时候，它们的自省性格较薄弱，有些更只是单纯的现象描述或顺手的游戏笔记。

就算是正史系统，虽说大体还遵循着《史记》《汉书》以来

的体例和精神，但我们也很容易察觉到：一、篇幅扩大了，像《宋史》或《清史》便庞杂得令人头痛；二、属于非人物描述的《书》《志》部分，分量有增加的倾向，这说明了“非人”的因素逐渐受到重视；三、最具历史教训意味，从孔子作《春秋》以来便被当成历史最根本意义的所谓“褒贬”，也慢慢从司马迁当年锐利准确的“太史公曰”演变成后代史书的例行赞语（多半是四字一句、意义空洞的类似墓志铭语言）。

这三个基本发展，都显示了历史立即可用的要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里并不是那么容易贯彻，我们也有了更多未经有意筛选（或恶意称之为“污染”）的历史材料。无论如何，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材料保存，我们其实也不能怎么太抱怨。

这里多说了一些中国历史的“坏处”，我想，我是“好意”的，在进行以下叙述之前，先指出一些可能有危险的“地雷区”，或可让我们多得到一些自由，多一分安全。

这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鉴往知来”呢！

历史不忍细读

单一的一种德性被夸大、严厉地使用，其结果通常是一场灾难。

故 事

齐庄公准备讨伐莒国，特别先遴选五辆兵车的勇士，以示礼敬和激励，杞梁和华舟两人没有入选，懊恼得吃不下饭。

杞梁的母亲说：“你如果没做出什么值得别人赞誉的事，死后无法在历史留名，那不管你选不选得上这五辆兵车的勇士，大家也还是会嘲笑你；如果你做得到，那今天那些入选的人不过都在你脚下而已。”

战事开始，杞梁和华舟同乘一辆兵车侍卫庄公，两军一交锋，杞梁和华舟立刻奋不顾身地下车战斗，斩杀敌人多达300名，庄公看到两人这种不要命的打法，赶快下令阻止：“两位壮士别再这样拼命了，你们的勇敢我看到了，我会升官褒奖你们的。”

杞梁和华舟说：“您遴选勇士，我们没有入选，这是您认为我们不够勇敢；而现在又以官禄来阻止我们杀敌，这更是污辱我们的人格。深入敌阵杀敌制胜，是我们身为战士的职责，至于升官发财，可不是我们所敢期望的。”